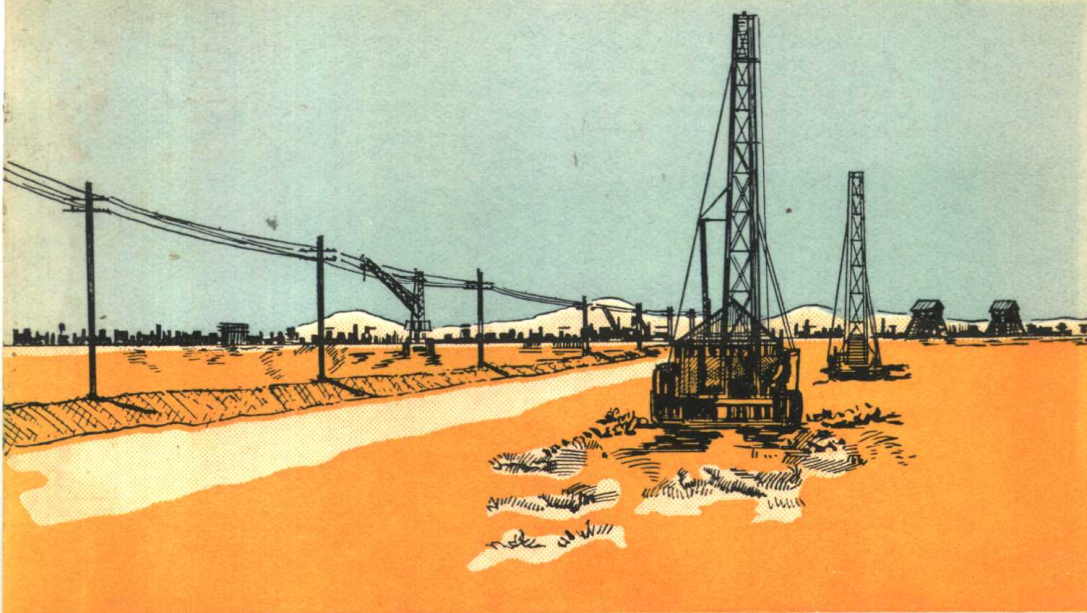




前進曲

福庚著

新文藝出版社



前進曲

謝良平

新豐書局出版

前 進 曲

福 庚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207 4/06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共收詩歌十九首，散文、特寫十一篇，是作者近几年來創作的一部分。作者是電話工人，是解放后才开始學習寫作的。這些詩和散文、特寫，主要是歌頌工人的主人翁感和忘我的勞動態度，描寫在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新的人物和新的品質的成長的。

前 進 曲

福 庚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95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5/16 字數 61,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4,000 定價(6) 0.20 元

內容簡介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清代傑出的戲劇作家，在中國戲劇史上有「南洪、北孔」之稱。但孔氏作品除了「桃花扇」以外，其它流傳很少。本書輯者爲了補足這個缺陷，根據他所搜集的孔氏的詩輯成各體詩一千多首，是目前較爲豐富的孔詩輯本。對研究中國文學史和進一步研究孔氏的生活、思想方面來說，是值得推薦的一部可靠資料。

本書共分五輯：第一輯是孔氏早期作品，從鄧漢儀的「詩觀三集」輯出；第二輯是「湖海集」，這部書雖有重印本，但多缺漏。這里是以初印七卷本爲底本，依十三卷本補足；第三輯是「岸堂稿」由蔣景祁選的「輦下和鳴集」中輯出；第四輯輯自孔、劉合刻的「長留集」；第五輯選自「闕里孔氏詩鈔」。正文前附書影四幀，書後附有孔氏著述目錄。

目次

詩歌

挖泥机.....	1
送師傅.....	2
下泥塘.....	4
我們的家.....	8

晨歌.....	10
窗.....	11
他在傾訴新時代的欢暢.....	12
难题.....	14

張老漢編歌.....	15
撿棉花.....	16
“三只机”.....	17
拖拉机手學習回來了.....	18

友誼的歌.....	20
在工業館里.....	23
“美國罐頭”.....	25
啊,未來的黄河!.....	26
我歌唱同志愛.....	28
前進曲.....	31
請接受中國人民的“米塔”.....	33

散文、特寫

小林的故事.....	35
節日.....	38
老陸修綫.....	40
“砂里淘金”.....	43
老孫學技術.....	46
在暴風雨中.....	49
一個普通的話務員.....	53
小張的成長.....	57
女電訊工作者錢妙福.....	61
在理想的年代里.....	64
朝着一個方向.....	66



詩 歌



挖 泥 机

挖泥机，胃口大，
張開鉄嘴吃泥巴。
沙沙沙，
沙沙沙，
山高土硬都不怕，
叫它們一齐來搬家。
嗨！嗨！
來搬家，來搬家！
讓開一片寬闊地，
造起工厂高又大，
烟囪豎得比山高，
机器一開嘩啦啦；
生產更多的大机器，
叫祖國早日工業化！

一九五三年八月

送 師 傅

臘月梅花滿樹開，
組長人老意志堅，
邊疆需要添裝電話，
他拍拍胸脯去支援。

師傅要走徒弟慌；
還有誰來當組長？
主任來到一位姑娘身邊，
拿出紙條紅艷艷。

姑娘心里亂如麻，
接着紙條手打顫；
“要我當生產組長？”
——刷的一下紅了臉。

師傅含笑迎上前，
一把搭住姑娘肩：
“空來時常把信寫，
讓我們交流交流經驗。”

姑娘拉住師傅的衣袖，
千言萬語涌上舌尖，
話到嘴邊不能言，

仿佛理不清的乱麻线！

千句话，一句连，

嘴里不说心里甜：

“我决不辜负你，师傅！”

——姑娘的心向往着明天。

一九五四年九月

下 泥 塘 （快板）

動人的故事千萬個，
我这里只是講一樁。
主角的模樣很平常，
人家都叫他吳大胖，
修電話班里的共產黨員，
提起他人人都誇獎。

初春的天氣寒氣侵人，
修電話的任務分外忙，
吳大胖半天生活剛做完，
騎着車子歪歪扭扭回工廠。
迎面碰到章又良，
拉住他愁眉苦臉把話講：
“告訴你，有只電話接不上，
用戶是個重要工廠；
電話綫斷在泥塘中央，
泥塘的周圍有幾百丈。”

烏雲遮不住太陽光，
困難難不倒吳大胖。
他的濃眉毛皺一皺，
立刻說：“我來陪你去一趟！”
性急早把吃飯忘，

買了塊大餅當干糧，
車子踏得如箭飛，
一面走來一面了解情況。

泥塘里有六根電木杆，
電話綫就斷在它中央，
不知深淺難下塘，
眼睜睜電話不能來通暢。
好馬不怕路途長，
吳大胖急中有主張，
兩手插在腰板上，
站在塘邊細思量。
眉頭一皺計上心，
借根竹竿量淺深。
先量東頭齊脊梁，
再量西面過頸項，
吳大胖提着竹竿往南走，
那邊急壞了章又良。

煮飯等不及燒干湯，
性急不能把好法子想：
“重起爐灶重造房，
放對新綫繞過爛泥塘。”
吳大胖听了搖搖頭，
提着竹竿繼續走：
“放對新綫要幾百丈，
一天工夫也放不光，
人力財力兩損傷，

用戶的電話還是不能接通暢。”

五个手指有短長，
泥塘的深淺不一樣，
吳大胖邊說邊量塘，
發現有處地方剛齊腿肚上。
吳大胖把外衣脫個光，
健壯的身子黑里發亮；
拿着竹竿前面走，
章又良背着工具在后面跟，
彎彎曲曲走進泥塘，
朝着出毛病的那個方向。
風吹大樹嘩嘩响，
腳踏爛泥冰冰涼，
章又良拉住老吳肩膀，
吳大胖的肩膀象根鐵棒。
章又良眉頭直打皺，
吳大胖看了心發慌，
想起从前下秧田，
彎腰还把山歌唱，
忙把山歌教又良，
說說唱唱把寒冷忘。
刺人的北風照样吹，
兩個人心里暖洋洋，
身子不是鋼鐵鑄，
勞動的熱情比煉鋼爐火旺！

風吹河水起波浪，
驚動了那個重要工厂，

等他倆接好電話綫，
立刻被人擁進廠。
熱水洗澡換衣裳，
捧上兩碗濃姜湯，
吳大胖雙手都握痛，
章又良激動得汨滿眶。
先進的事迹傳得快，
黑板報上馬上表揚。
哪個聽說這件事，
哪個就要談談感想。
人多嘴雜話頭長，
許多說法不一樣；
亮晶晶的珍珠一綫穿，
有個心思大伙可一般：
“戰勝困難信心強，
學習他倆好榜樣！”

一九五五年五月

我們的家

要造的工厂，
剛架起一棟鋼梁；
要開的礦山上，
搭着勘察隊的篷帳。
我們的大卡車來到這裡，
電話綫就像蜂羣在空中鳴响。

夜晚，卡車篷仿佛“蒙古包”，
卡車板就是溫暖的床；
枕头：自己的手臂，
湯婆子：別人的背膀。
曠野里狂風卷着落葉，
卡車里鼾聲像打雷一樣。

年輕活潑的小伙子，
做夢還學着把電纜盤放；
滿嘴鬍子的老師傅，
幸福的微笑常挂在嘴角上——
白天，緊張的工地又閃現在我們眼前，
一切都仿佛神話一樣……

我們的家，有時是建築工地上的茅棚，
有時就在載運電纜的大卡車上。

大雁飛不過的崇山峻嶺，
我們把電話綫輕輕架上；
白雪覆蓋下的康藏高原，
電綫杆像樹林般伸向遠方。
到處都在創造奇蹟，
需要電話鈴像小鳥般為他們歌唱，
祖國的天空召喚着電纜，
我們的卡車隊遍及四面八方！

哪里是家，
哪里是故鄉，
分不清。要問，就請問她——
祖國——我們的親娘！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晨 歌

打開油漆一新的工房大門，
踏過露水浸濕的大片草坪，
清晨，上工的人們邁着闊步，
迎着紅寶石似的朝陽向工廠進軍。

婦女們收拾好菜籃子，
爭取早一點到合作社去；
孩子們背起小書包，
對着鏡子整理紅領巾。

林蔭道上，去年種的小樹已經抽芽，
紅艷艷的花朵多麼逗人！
但人們更愛的却是廠里的機器，
為了一顆螺絲釘，大伙也在爭論。

遠方，汽笛吹奏着戰鬥的號角，
煙囪像千百隻手臂高舉着迎接主人，
新的一天又開始啦，
看新紀錄像火箭般向上飛升，飛升！

一九五五年四月